

司馬文正集

冊二

司馬溫公文集卷之三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重訂

受業諸子仝校

章奏

論舉選狀

嘉祐六年八月
二十一日上

右臣竊以取士之道當以德行為先其次經術其次政事其次藝能近世以來
專尚文辭夫文辭者迺藝能之一端耳未足以盡天下之士也國家雖設賢良
方正等科其實皆取文辭而已近以裕享赦節文應天下士人有素敦節行兼
通學術久爲鄉里所推者委轉運使提點刑獄同加搜訪每路各三兩人仍與
本處長吏連署結罪保舉聞奏所舉之人朝廷命本州敦遣至則館於太學待
遇甚厚考試之際不糊名謄錄旣而署等補官皆過所望此誠合先王取士之
道臣謂國家將除積久之弊立太平之基天下士大夫皆靡然嚮風矣行之未
幾忽聞朝廷一切罷之無不悵然失望臣誠蠢愚不識所謂若以所舉之人多
非實有材行則當治舉保之罪別加搜訪豈可以一二人謬濫廢天下之舉賢

是猶因溺而廢天下之舟因噎而廢天下之食也且人之毀譽或出愛憎雖復聖賢不能自免孔子曰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恐國家亦未可以此遙斷否臧遽行黜陟也就使其人平昔所行誠有虧缺古之人或舉於魚鹽或舉於盜賊豈可不容其改行自新而終身棄之乎且人之行能迭有短長若不棄瑕錄用而以一節廢之則失人多矣臣愚以爲天子撫有四海海內之士不可一身察之也必資舉者然後能盡天下之才旣用舉者之言授之爵祿苟不嚴爲禁約以防其私則請託欺罔無不至矣竊以孝者士之尊行廉者吏之首務故漢世舉士皆用孝廉行之最久得人爲多臣欲乞應天下知州府軍監任內聽舉孝廉一人大藩聽舉二人轉運使提點刑獄任內聽舉三人並須到任及一年以上方得奏舉夫鄉舉里選雖爲古法今之爲吏者不得久於其任士之素行或不能盡知若本部無人可舉卽聽舉別部之人素所知者以充其數其在京兩制以上聽歲舉一人其舉狀逐時送下貢院置籍收掌每遇科場詔下卽委貢院選擇其日以前舉主最多者取三十人申奏降指揮下本貫敦遣赴

闕若舉主數同者卽以發狀先後爲次設若俱有三人舉主則取第三狀日月在前者仍於進士奏名額內減三十人候到闕日或陛下臨軒親試或委中書門下試經義策一道時務策一道但以義理優長爲上不取文辭華美若所對經義乖戾聖意及時務全不通曉方行黜落其及第授官並與進士第一甲同在明經之上仍與告身前及坐舉主姓名其所舉之人若犯私罪情理重及正入己贓未及第者舉主減三等已及第者減一等坐之並不以赦原其公罪及私罪情理輕者舉主不坐其未舉以前若曾犯罪除公案見在證驗明白外舉主亦不坐卽因勢要屬請未舉及爲人屬請並受屬請而舉之者並科違制之罪受贓者並以枉法論卽敦遣不至者更不就除官若累經敦遣不至卽乞朝廷臨時裁度特加聘召不爲定制又國家置明經一科少有應者及諸科所試大義有司不以定去留蓋由始者立格太高致舉人合格者少臣欲乞今後明經所試墨義止問正文不問注疏其所試大義不以明經諸科但能具注疏本意講解稍詳者爲通雖不失本意而講解疎略者爲粗餘並爲不通若能先具

注疏本意次引諸家雜說更以己意裁定援據該贍義理高遠雖文辭質直皆爲優等與折二通若不能記注疏本意但以己見穿鑿不合正道雖文辭辨給亦降爲不通其明經以六通諸科以四通以上爲合格若合格人少卽並取粗多者合格人多卽減去通少者委試官臨時相度令合元額又舊制明經以周易尙書爲小經今欲乞以周易尙書毛詩爲一科三禮爲一科春秋三傳爲一科皆習孝經論語爲帖經又說書一科議者多以爲不當廢欲乞與明經並置但每次科場止取十人奏名在諸科額內試中受官並與諸科同若自以本科及第或出身者更不得就試說書如此則求賢之路廣請託之源絕浮僞之風息得人之頌興矣

論移張叔詹知蔡州不當狀

上乞改知衛州叔詹遂乞致仕朝廷許之

右臣竊見前知壽州張叔詹因本路監司奏以本州水災叔詹非才乞別差人尋移知蔡州伏緣壽蔡之民皆陛下赤子叔詹若爲政無狀於民有害移彼置此有何所殊況蔡州封部闊遠戶口繁庶土饒山林素多盜賊地望之重過於

壽州牧守之任尤須擇人豈有因不才被斥更得善處若叔詹實有才能惠及於民則當治本路監司罔上誣賢之罪使叔詹仍居舊任不復移易今臧否不分進退無據衆口籍籍皆云未允臣前上言爲治之要在於擇人賞罰此亦擇人不精賞罰不當之一事也況叔詹資性庸下老而益昏本無片長授任過分其爲忝冒人盡知之使之從政所至爲害伏乞朝廷直命致仕或授以冗散之職勿使親民庶幾黜幽明白無損政體

進五規狀

嘉祐六年閏八月初七日上

臣幸得備位諫官竊以國家之事言其大者遠者則汪洋濩落而無目前朝夕之益陷於迂闊言其小者近者則叢脞委瑣徒足以煩渙聖聽失於苛細夙夜惶惑口與心謀涉歷累旬迺敢自決與其受苛細之責不若取迂闊之譏伏以祖宗開業之艱難國家政治之光美難得而易失不可以不慎故作保業隆平之基因而安之者易爲功頽壞之勢從而救之者難爲力故作惜時道前定則不窮事前定則不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故作遠謀燎原之火生於熒熒懷山

之水漏於涓涓故作重微象龍不足以致雨畫餅不足以療饑華而不實無益於治故作務實合而言之謂之五規此皆守邦之要道當世之切務懲陋狂瞽觸冒忌諱惟知納忠不敢愛死伏望陛下以萬幾之餘游豫之間垂精留神特賜省覽萬一有取裁而行之則臣生於天地之間不與草木同朽矣

五規

保業

天下重器也得之至艱守之至難王者始受天命之時天下之人皆我比肩也相與角智力而爭之智竭不能抗力屈不能支然後肯稽顙而爲臣當是之時有智相偶者則爲二力相參者則爲三愈多則愈分自非智力首出於世則天下莫得而一也斯不亦得之至艱乎及夫繼體之君羣雄已服衆心已定上下之分明疆弱之勢殊則中人之性皆以爲子孫萬世如泰山之不可搖也於是有驕墮之心生驕者玩兵惰武窮泰極侈神怒不恤民怨不知一旦渙然四方糜潰秦隋之季是也墮者沈酣宴安慮不及遠善惡雜揉是

非顛倒日復一日至於不振漢唐之季是也二者或失之疆或失之弱其致敗一也斯不亦守之至難乎臣竊觀自周室東遷以來王政不行諸侯並僭分崩離析不可勝紀凡五百有五十年而合於秦秦虐用其民十有一年而天下亂又八年而合於漢漢爲天子二百有六年而失其柄王莽盜之十有七年而復爲漢更始不能自保光武誅除僭僞凡十有四年然後能一之又一百五十有三年董卓擅朝州郡瓦解更相吞噬至於魏氏海內三分凡九十有一年而合於晉晉得天下纔二十年惠帝昏愚宗室構難羣寇乘釁作亂中原散爲六七聚爲二三凡二百八十有八年而合於隋唐得天下一百有三十有八年煬帝無道九州幅裂八年而天下合於唐唐得天下一百有三十年明皇恃其承平荒於酒色養其疽囊以爲子孫不治之疾於是漁陽竊發而四海橫流矣肅代以降方鎮跋扈號令不從朝貢不至名爲君臣實爲讎敵陵夷衰微至於五代三綱頽絕五常殄滅懷璽未煖處宮未安朝成夕敗有如逆旅禍亂相尋戰爭不息流血成川澤聚骸成丘陵生民之類其不盡

者無幾矣於是太祖皇帝受命於上帝起而拯之躬擐甲冑櫛風沐雨東征西伐掃除海內當是之時食不暇飽寢不遑安以爲子孫建太平之基大勳未集太宗皇帝嗣而成之凡二百二十有五年然後大禹之迹復混而爲一黎民遺種始有所息肩矣由是觀之上下一千七百餘年天下一統者五百餘年而已其間時時小有禍亂不可悉數國家自平河東以來八十餘年內外無事然則三代以來治平之世未有若今之盛者也今民有十金之產猶以爲先人所營苦身勞志謹而守之不敢失墜況於承祖宗光美之業奄有四海傳祚萬世可不重哉可不慎哉夏書曰予臨兆民懷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周書曰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於春冰臣願陛下夙興夜寐兢兢業業思祖宗之勤勞致王業之不易援古以鑒今知太平之世難得而易失則天下生民至於鳥獸草木無不幸甚矣

惜時

夏至陽之極也而一陰生冬至陰之極也而一陽生故盛衰之相承治亂之

相生天地之常經自然之至數也其在周易泰極則否否極則泰豐亨宜日
中孔子傳之曰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
鬼神乎是以聖人當國家隆盛之時則戒懼彌甚故能保其令問永久無疆
也凡守太平之業者其術無佗如守巨室而已今人有巨室於此將以傳之
子孫爲無窮之規則必實其堂基壯其柱石彊其棟梁厚其茨蓋高其垣墉
嚴其關鍵旣成又擇子孫之良者使謹守之日省而月視敬者扶之弊者補
之如是則雖亘千萬年無頽壞也夫民者國之堂基也禮法者柱石也公卿
者棟梁也百吏者茨蓋也將帥者垣墉也甲兵者關鍵也是六者不可不朝
念而夕思也夫繼體之君謹守祖宗之成法苟不隳之以逸欲敗之以讒詔
則世世相承無有窮期及夫逸欲以隳之讒詔以敗之神怒於上民怨於下
一旦渙然而去之則雖有仁智恭儉之君焦心勞力猶不能救陵夷之運遂
至於顛沛而不振嗚呼可不鑒哉今國家以此承平之時立綱布紀定萬世
之基使如南山之不朽江河之不竭可以指顧而成耳失今不爲已迺頓足

扼腕而恨之將何益矣詩云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時乎時乎誠難得而易失也

遠謀

易曰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書曰遠乃猷詩云猷之未遠是用大諫昔聖人之教民也使之方暑則備寒方寒則備暑七月之詩是也今夫市井裨販之人猶知旱則資車水則資舟夏則儲裘褐冬則儲絺綌彼偷安苟生之徒朝醉飽而暮饑寒者雖與之俱爲編戶貧富必不侔矣況爲天下國家者豈可不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乎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迨天之未陰雨者國家閑暇無災害之時也徹彼桑土者求賢於隱微也綢繆牖戶者修敕其政治也夫桑土者鴟鴞所以固其室也賢儁者明主所以固其國也國旣固矣雖有侮之者庸何傷哉臣竊見國家每邊境有急羽書相銜或一方饑饉餓殍盈野則廟堂之上焦心勞思忘寢廢食以憂之當是之時

未嘗不以將帥之不選士卒之不練牧守之不良倉廩之不實追責前人以
其備禦之無素也幸而烽燧息五穀登則明王舉萬壽之觴於上羣公百官
歌太平縱娛樂於下晏然自以爲長無可憂之事矣嗚呼使自今日已往外
寇不復犯邊水旱不復爲災則可矣若猶未也則天幸安可數恃哉陛下何
不試以閑暇之時思不幸邊鄙有警饑饉荐臻則將帥可任者爲誰牧守可
倚者爲誰雖在千里之外使之常如目前至于甲兵之利鈍金穀之盈虛皆
不可不前知而預謀也若待事至而後求之則已晚矣夫盜賊水旱事之細
者也抑又有大於是者陛下亦嘗留少頃之慮乎詩云維彼聖人瞻言百里
維此愚人覆狂以喜此言遠謀之難知近言之易行也夫遠謀則似迂似迂
則人皆忽之其爲害至慘也而無切身之急爲利至大也而無旦夕之驗則
愚者抵掌謂之迂也宜矣國家之制百官莫得久於其位求其功也速責其
過也備是故或養交飾譽以待遷或容身免過以待去上自公卿下及斗食
自非憂公忘私之人大抵多懷苟且之計莫肯爲十年之規況萬世之慮乎

自非陛下惕然遠覽勤而思之日復一日長此不已豈國家之利哉此臣日夜所以痛心泣血而憂也昔賈誼當漢文帝之時以爲天下之勢方病大瘡又苦跋盪又類辟且病痲陛下視方今國家安固公私富足百姓樂業孰與漢文然則天下之病無乃更甚乎失今不治必爲痼疾陛下雖欲治之將無及已治之之術非有佗奇巧也在察其病之緩急擇其藥之良苦隨而攻之勿責目前之近功期於萬世治安而已矣

重微

虞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何謂萬幾幾之爲言微也言當戒懼萬事之微也夫水之微也捧土可塞及其盛也漂木石沒丘陵火之微也勺水可滅及其盛也焦都邑燔山林故治之於微則用力寡而功多治之於盛則用力多而功寡是故聖帝明主皆消惡於未萌弭禍於未形天下陰被其澤而莫知所以然也周易坤之初六曰履霜堅冰至霜者寒之始也冰者寒之極也坤之初六於律爲林鐘於曆爲建未之月陽氣方盛而陰氣已萌物未之

知也是故聖人謹之曰履霜堅冰至言爲人君者當絕惡於未形杜禍於未成也繫辭曰知幾其神乎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謂此道也孔子謂魯哀公曰昧爽夙興正其衣冠平旦視朝慮其危難一物失理亂亡之端君以此思憂則憂可知矣太宗皇帝命昭宣使河州團練使王繼恩討蜀平之宰相請除繼恩宣徽使太宗不許曰宣徽使位亞兩府若使繼恩爲之是宦官執政之漸也宰相固請以繼恩功大佗官不足以賞之太宗怒切責宰相特置宣政使以授之真宗皇帝欲與章穆皇后及後宮遊內庫后辭曰婦人之性見珍寶財貨不能無求夫府庫者國家所以養六軍備非常也今耗散之於婦人非所以重社稷也真宗深以爲然遂止繇是觀之先帝以睿明卓越防微杜漸如此之深可不念哉昔扁鵲見齊桓侯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深桓侯不悅曰醫之好利也欲以不疾爲功及在血脈在腸胃桓侯皆不信及在骨髓扁鵲望之遂逃去徐福言霍氏太盛宜以時抑制漢宣帝不從及霍氏誅人爲之訟其功以爲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爲上客故

未然之言常見奔忽及其已然又無所及夫宴安怠惰肇荒淫之基奇巧珍
玩發奢泰之端甘言悲辭啓徼倖之塗附耳屏語開讒賊之門不惜名器導
僭逼之源假借威福授陵奪之柄凡此六者其初甚微朝夕狎玩未覩其害
日滋月益遂至深固比知而革之則用力百倍矣伏惟陛下思萬幾之至重
覽大易之明戒誦孔子之格言繼先帝之聖志使扁鵲得早從事毋使徐福
有曲突之嘆則可以修之於廟堂而德冒四海治之於今日而福流萬世優
游逍遙而光烈顯大豈不美哉豈不美哉

務實

周書曰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牖此言爲國家者必先實而後文也
夫安國家利百姓仁之實也保基緒傳子孫孝之實也辯貴賤立綱紀禮之
實也和上下親遠邇樂之實也決是非明好惡政之實也詰姦邪禁暴亂刑
之實也察言行試政事求賢之實也量材能課功狀審官之實也詢安危訪
治亂納諫之實也選勇果習戰鬪治兵之實也實之不存雖文之盛美無益

也臣竊見方今遠方窮民轉死溝壑而屢赦有罪巡門散錢其於仁也不亦遠乎本根不固有識寒心而道宮佛廟修廣御容其於孝也不亦遠乎統紀不明名器紊亂而彫績文物修飾容貌其於禮也不亦遠乎羣心乖戾元元愁苦而斷竹數黍敲叩古器其於樂也不亦遠乎是非錯繆賢不肖混殽而鈎校簿書訪尋比例其於政也不亦遠乎姦暴不誅冤結不理而拘泥微文糾擿細過其於刑也不亦遠乎行能之士沉淪草野而考校文辭指決聲病其於求賢不亦遠乎材任相違職業廢弛而檢勘出身比類資序其於審官不亦遠乎久大之謀弃而不省淺近之言應時施行其於納諫不亦遠乎將帥不良士卒不精而廣聚虛數徒取外觀其於治兵不亦遠乎凡此十者皆文具而實亡本失而末在譬猶膠板爲舟搏土爲檝敗布爲帆朽索爲維畫以丹青衣以文繡使偶人駕之而履其上以之居乎陸則煥然信可觀矣若以之涉江河犯風濤豈不危哉伏望陛下撥去浮文悉敦本實選任良吏以恩惠庶民深謀遠慮以保安宗廟張布綱紀使下無覲心和厚風俗使人無

離怨別白是非使萬事得正誅鋤姦惡使威令必行取有益罷無用使野無遺賢進有功退不職使朝無曠官察讜言考得失使謀無不盡擇智將練勇士使征無不服如是則國家安若泰山而四維之也又何必以文采之飾歌頌之聲炫耀愚俗之耳目哉

論勸農上殿劄子

嘉祐六年
上得旨依

臣聞食者生民之大本爲政之首務也饑饉之世珠玉金銀等於糞土惟穀之爲寶不可一日無也今國家每下詔書必以勸農爲先然而農夫日寡游手日繁豈非爲利害所驅邪今農夫苦身勞力惡衣糲食以殖百穀賦斂萃焉徭役出焉歲豐則賤糶以應公上之須給債家之求歲凶則流離異鄉轉死溝壑如是而欲使夫商賈末作之人坐漁厚利鮮衣美食者轉而緣南晦斯亦難矣然則勸農者言也害農者政也天下生之者益少食之者益多欲穀之無涸得乎哉爲今之術勸農莫如重穀重穀莫如平糶使諸路轉運使及州軍長吏遇豐歲能廣謀糶入官滿之日倉庫之實比於始至增羨多者賞之其無水旱之災